

孙过庭书谱笺证

朱剑心 笺证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孙过庭书谱笺证

朱剑心 笺证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过庭书谱笺证 / 朱剑心笺证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6. 2

(朱剑心著作集)

ISBN 978-7-5340-4581-3

I. ①孙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草书—书法 IV.
①J292. 113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7875 号

孙过庭书谱笺证

朱剑心 笺证

责任编辑 屈笃仕 余雅汝 吕逸尔

封面设计 吕逸尔

责任校对 霍西胜 张金辉

责任印制 陈柏荣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 编 310006

网 址 <http://mss.zjcb.com>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5.125

字 数 9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·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0-4581-3

定 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

書譜卷上

吳郡孫過庭撰

夫自古之書也，有博觀而後識之，有博學而後能之。

張之，乃名其書，故曰之妙，其

義之，乃以爲之，故曰之妙，其

能於一之，乃以爲之，故曰之妙，其

出版说明

朱剑心(1905—1967),名建新,以字行,浙江海宁人。朱氏幼承庭训,博览群书,善诗词书法,精于篆刻金石之学。1925年,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。1926年,奉公赴日本、朝鲜考察,次年因时局变动提前回国。1928年至1935年间,辗转任教于台州、杭州、衢州等地。1936年,经张元济引荐,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,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馆南迁香港,后因香港沦陷返回上海。1944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。1945年起,先后执教于上海市敬业中学、上海市民立女中、上海电力专科学校,直至病逝。

孙过庭(646—691),唐代书法家、书论家。字虔礼,富阳人,官至右卫胄参军。一说名虔礼,字过庭,陈留人,官至率府录事参军。好古博雅,工文辞,得名翰墨间,擅正、行、草书,尤以草书见长。其草书宪章二王,风神潇洒,俊逸迢美,甚得右军法度。善临摹,往往令人真贋莫辨,有“唐草得二王法者,无出其右”之誉。有草书墨迹《书谱》传世。《书谱》结体疏密有致,书风飘逸沉静,文辞宏美,议论精辟,被誉为“有唐第一妙腕”,历代学书者奉之为圭臬。

朱剑心自幼临池,深得书法三昧,擅长行草及篆籀,对《书谱》极为推崇,“酷爱其书,尤重其文,临摹钻研,垂三十年”。1942年,朱氏讲学金陵之际,泛览历代论书之作,写

就《孙过庭书谱笺证》；并“撷拾众说，参以己见”，撰成《孙过庭书谱评考》，发表于同年的《真知学报》。前者以笺证之体，逐段采辑前人论书之语，疏释《书谱》之名理。涉及文献达百种之多，凡古来论书精粹之语皆荟萃于此，而分类排比之间，多有独得之见。后者以考评之形式，推证世传《书谱》实为全文，汇辑前人对于《书谱》评论，爬梳《书谱》墨迹及刻本源流。疏证缜密，见解深刻，被认为是当时“书学理论最实用，也是最有特色的一部分类文萃”。

朱氏《笺证》（附《评考》）成稿之后，经长期删润修改，于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，随即引起学界重视。启功于次年撰《孙过庭书谱考》一文，发表于《文物》杂志，即对朱文部分观点进行商榷。两家之说各有侧重，互有异同，足资参考，故本次出版将《孙过庭书谱考》一并收录。另附朱氏所释原文于末（启功所释异同者，亦于该字后标出），以便读者。

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了朱剑心家属的支持和帮助，在此深致谢忱！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2015年11月

目 录

孙过庭书谱笺证序例	1
孙过庭书谱笺证	5
孙过庭书谱评考	97
附录一 孙过庭书谱考	114
附录二 孙过庭书谱	147

孙过庭书谱笺证序例

唐孙过庭《书谱》，为历代论书名作之一，不特其笔法精妙，风神洒落已也。余酷爱其书，尤重其文，临摹钻研，垂三十年。壬午之岁，讲学金陵，课务多暇，书窗无事，乃竭数月之力，泛览历代论书之作，爬梳考索，为之笺证；更摭拾众说，参以己见，为之评考；稿成之后，于兹十有五年。藏弃敝篋，几饱蠹鱼。兹者朋辈怂恿，以为两稿既竭心力，未可遽弃；因重加厘订，公诸同好。惜乎见闻有限，思虑不周，虽竭駑駘，犹多未慊；尚冀海内同文，匡其不逮。

夫《书谱》词简意赅，不易窥测，领会之浅深不一，收获之大小自殊，故历来解说纷纭，难期一概。本书但录旧说，疏其名理，不加论断，以免唐突。然采辑群书，不下百种，凡古来论书粹语，大率系此，故手此一编，略可综揽众说。笺证之体，其例有七：一曰溯源，二曰证古，三曰征异，四曰辨误，五曰释义，六曰疏故，七曰提要。兹请分述如次：

一、溯源 《书谱》虽专论隶、草，然六书八体，亦偶及之，文字源流，应有注明。本书于“六文”“八体”句下，即录汉许慎《说文解字序》以明之。他若右军名迹：《乐毅论》《黄庭经》《东方朔画赞》《太师箴》《兰亭

集序》《告誓文》等等，亦皆引证旧说，穷其源委，辨其真伪。此之谓溯源，一也。

二、证古 《书谱》析论精义，大抵别出心裁，独抒己见；然称述前人，无不具有来历。本书穷其根源，一一印证，使知过庭叙事述古，极为慎重。如卷首评析锺张、二王之语，悉本梁中书侍郎虞龢《论书》之表，无一杜撰；即清包世臣所认为“污蔑”子敬之语，过庭亦皆有所本。本书亦悉为印证，明非臆说。此之谓证古，二也。

三、征异 《书谱》举世传书论及各种书体，辨别是非，指斥讹误，极有见地。如卫夫人《笔阵图》、王右军《笔势论》，以及“龙蛇云露之流，龟鹤花英之类，乍图真于率尔，或写瑞于当年，巧涉丹青，工亏翰墨”云云，真伪判然，不烦考证；而本书于卫王之著，怪异之体，仍加引证者，以其文献足征，异闻可采，亦笺注之体应尔也。此之谓征异，三也。

四、辨误 《书谱》于子敬之于谢安、右军，轶事传闻，未加深考，虽有依据，终属讹误。包世臣作《书谱辨误》，诚为可采。本书即分录“谢安素善尺牍，而轻子敬之书”，“安尝问敬，卿书何如右军”，“后羲之往都，临行题壁”各段之后，以判是非，使不以传闻失实而厚诬前人。此之谓辨误，四也。

五、释义 《书谱》时有精辟之论。惟其语极简要，意或涵浑，学者不易索解，尤难领会。本书穷搜远讨，博采旁征，往往浏览百篇，不获一语；偶有所得，复恐未安；冥心比附，仅底于成。有如点画、使转、性情、形

质、乖合、优劣、平正、险绝、察精、拟似、方圆、曲直之论，不加诠释，何以索解？此之谓释义，五也。

六、疏故 《书谱》文属骈俪，隶事较多，不予疏解，终为障碍。如绛树、青琴，隋珠、和璧，惠侯好伪，叶公惧真，虽极寻常，释之为是。又如“岂惟驻想流波，将贻咍暖之奏；驰神睢涣，方思藻绘之文”，不作疏解，何能通晓？此之谓疏故，六也。

七、提要 《书谱》原分六篇，界限显然（详见《书谱评考》）。每篇之中，又自有段落起迄，中心要旨，当有转移。清朱履贞《书学捷要》每于段落起迄，或微言奥旨，辄有提示；要言不烦，足资领悟。本书即附注其语于原文之后，以便参考。如自篇首至“子敬之不及逸少，无或疑焉”。朱云：“以上论锺张、二王之书，冠绝古今，而更定其优劣。”于“君子立身”一段，则云：“言书学工用，贤于他艺，贤者不废。”于“慕习之辈，尤宜慎诸”一段，则云：“此乃勉人谦抑力学，慎毋妄自矜能。”此外，昔人亦有片词只语，足发深省者，如明杨慎于“篆尚婉而通，隶欲精而密，草贵流而畅，章务检而便”四语云：“此四诀者，可谓鲸吞海水尽，落出珊瑚枝矣。”清陈子文于“凛之以风神”一段云：“风神、妍润、枯劲、闲雅，四者具而书道备。此于形质、性情之间，加以凛、温、鼓、和四字，须积数十年神悟而后得之。过庭秘诀，泄漏已尽。”凡此剖析，皆有功于领悟。此之谓提要，七也。

例之可举，略尽于此。

夫书法为祖国特殊之艺术，未可以无裨实用而废之也。征之于古，三代无论已。秦汉而下，多有工书而名家者，二千年间，殆难缕指。无论丰碑大碣，尺缣寸纸，其至今流传而为世所宝重者，不特其技艺之精，自成家数，足为楷模，而作者之学养亦有关焉。过庭之论王右军云：“右军位重才高，调清词雅，声尘未泯，翰牍仍存，观夫致一书，陈一事，造次之际，稽古斯在。”又云：“右军之书，末年多妙，当缘思虑通审，志气和平，不激不厉，而风规自远。”夫书岂易言哉！“盖有学而不能，未有不学而能者也。”然则是书之辑，其于服膺《书谱》而有志于书学者，不知庸有当乎？

一九五七年丁酉春节，海宁朱建新识于济南。

孙过庭书谱笺证

海宁朱建新

夫自古之善书者，汉魏有锺张之绝，晋末称二王之妙。

梁中书侍郎虞稣《论书表》云：臣闻爻画既肇，文字载兴，六艺归其善，八体宣其妙。厥后群能间出：洎乎汉魏，锺张擅美；晋末，二王称英。

唐张怀瓘《书断》云：张芝，字伯英，敦煌人。父焕，为太常，徙居弘农华阴。伯英，名臣之子，幼而高操，勤学好古，经明行修，朝廷以有道征，不就，故时称张有道，实避世洁白之士也。好书，凡家之衣帛，皆书而后练。尤善章草书，出诸杜度、崔瑗云。龙骧豹变，青出于蓝。又创为今草，天纵尤异，率意超旷，无惜是非，若清涧长源，流而无限，萦回崖谷，任于造化。至于蛟龙骇兽，奔腾拏攫之势，心手随变，窈冥而不知其所如，是为达节也已。精熟神妙，冠绝古今，则百世不易之法式，不可以知识，不可以勤求，若达士游乎沉默之乡，鸾凤翔乎大荒之野。韦仲将谓之草圣，岂徒言哉！

又云：魏锺繇，字元常，颍川长社人。祖皓，至德高

世。父迪，党锢不仕。元常才思通敏，举孝廉，补尚书郎，累迁尚书仆射、东武亭侯。魏国建，迁相国。明帝即位，迁太傅。繇善书，师曹喜、蔡邕、刘德昇。真书绝世，刚柔备焉。点画之间，多有异趣，可谓幽深无际，古雅有余，秦汉以来，一人而已。虽古之善政，遗爱结于人心，未足多也。尚德哉若人！其行书，则羲之、献之之亚，草书则卫、索之下，八分则有魏受禅碑，称此为最。

又云：王羲之，字逸少，琅琊临沂人。祖正，尚书郎。父旷，淮南太守。逸少骨鲠高爽，不顾常流，与王承、王沈为王氏三少。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初渡浙江，便有终焉之志。昇平五年卒，年五十九。赠金紫光禄大夫，加常侍。尤善书，草、隶、八分、飞白、章、行，备精诸体，自成一家法，千变万化，得之神功，自非造化发灵，岂能登峰造极！然割析张公之草，而浓纤折衷，乃愧其精熟；损益锺君之隶，虽运用增华，而古雅不逮。至研精体势，则无所不工，亦犹钟鼓云乎，雅颂得所。观夫开襟应务，若养由之术，百发百中，飞名盖世，独映将来。其后风靡云从，世所不易，可谓冥通合圣者也。

又云：献之，字子敬，逸少第七子。累迁中书舍人，卒。初娶郗昙女，离婚后，尚新安愍公主，无子，唯一女，后立为安僖皇后。后亦善书。以后父，追赠侍中，特进光禄大夫、太宰。尤善草、隶，幼学于父，次习于张；后改变制度，别创其法，率尔私心，冥合天矩，观其逸志，莫之与京。至于行草兴合，如孤峰四绝，迥出天外，

其峻峭不可量也。尔其雄武神纵，灵姿秀出，臧武仲之智，卞庄子之勇；或大鹏抟风，长鲸喷浪，悬崖坠石，惊电遗光；察其所由，则意逸乎笔，未见其止，盖欲夺龙蛇之飞动，掩锺张之神气。惜其阳秋尚富，纵逸不羁，天骨未全，有时而琐。人有求书，罕能得者，虽权贵所逼，了不介怀。偶其兴会，则触遇造笔，皆发于衷，不从于外，亦由或默或语，即铜鞮伯华之行也。初，谢安请为长史。太康中，按太康应作太元。新起太极殿，安欲使子敬题榜，以为万世宝，而难言之，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。子敬知其指，乃正色曰：“仲将，魏之大臣，宁有此事；使其若此，知魏德之不长。”安遂不之逼。子敬五六岁时学书，右军潜于后掣其笔不脱，乃叹曰：“此儿当有大名。”遂书《乐毅论》与之。学竟，能极小真书，可谓穷微入圣，筋骨紧密，不减于父。如大，则尤直而少态，岂可同年！惟行草之间，逸气过也。及论诸体，多劣于右军。总而言之，季孟差耳。

王羲之云：“顷寻诸名书，锺张信为绝伦，其余不足观。”可谓锺张云没，而羲献继之。又云：“吾书比之锺张：锺当抗行，或谓过之；张草犹当雁行，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。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此乃推张迈锺之意也。

虞龢《论书表》云：羲之书云：顷寻诸名书，锺张信

为绝伦，其余不足存。

唐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：王右军《自论书》云：吾书比之锺张，锺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。张精熟过人，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，若吾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后达解者，知其评之不虚。吾尽心精作亦久，寻诸旧书，惟锺张故为绝伦；其余为是小佳，不足在意。去此二贤，仆书次之。须得书意转深，点画之间皆有意，自有言所不尽，得其妙者，事事皆然。

《法书要录》：齐王僧虔录宋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云：弘农张芝，高尚不仕，善草书，精劲绝伦。家之衣帛，必先书而后练，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。每书云：匆匆不暇草书。人谓为草圣。

考其专擅，虽未果于前规；摭以兼通，故无惭于即事。评者云：“彼之四贤，古今特绝，而今不逮古，古质而今妍。”

梁袁昂《古今书评》云：张芝惊奇，锺繇特绝，逸少鼎能，献之冠世。四贤共类，洪芳不灭。

虞龢《论书表》云：夫古质而今妍，数之常也；爱妍而薄质，人之情也。锺张方之二王，可谓古矣，岂得无妍质之殊？且二王暮年，皆胜于少；父子之间，又为古今，子敬穷其妍妙，固其宜也。然优劣既微，而会美俱深，故同为终古之独绝，百代之楷式。

王僧虔录宋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云：王羲之，

……博精群法，特善草书。羊欣云：古今莫二。

又云：王献之，……善隶稿，骨势不及父，而媚趣过之。

夫质以代兴，妍因俗易。虽书契之作，适以记言；而淳醨一迁，质文三变，驰骛沿革，物理常然。贵能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，所谓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何必易雕宫于穴处，反玉辂于椎轮者乎！

《易·系辞》：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

汉许慎《说文解字序》云：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蹄远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。按此是传说云尔，不必尽信。

《旧唐书·德宗纪》云：王霸迹殊，醇醨代变，揆时而理，斟酌斯难。

《论语》：子曰：文胜质则史，质胜文则野；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

《易·系辞》：上古穴居而野处。

梁昭明太子《文选序》云：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，大辂宁有椎轮之质？

按，《书谱》之意，即谓时代不同，不可泥古，要在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也。

清王澐《论书剩语》云：唐以前书，风骨内敛，宋以后书，精神外拓；岂惟书法淳漓不同……

又云：“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犹逸少之不及锺张。”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，而未详其始卒也。

梁武帝《观锺繇书法十二意》云：世之学者宗二王；元常逸迹，曾不睥睨。羲之有过人之论，后生遂尔雷同。元常谓之古肥，子敬谓之今瘦。今古既殊，肥瘦颇反，如自省览，有异众说。张芝、锺繇巧趣精细，殆同机神，肥瘦古今，岂易致意？真迹虽少，可得而推。逸少至学锺书，势巧形密；及其独运，意疏字缓。譬犹楚音习夏，不能无楚，过言不悞，未为笃论。又子敬之不迨逸少，犹逸少之不迨元常。学子敬者如画虎也，学元常者如画龙也。

且元常专工于隶书，伯英尤精于草体；彼之二美，而逸少兼之：拟草则余真，比真则长草，虽专工小劣，而博涉多优，总其终始，匪无乖互。

梁庾肩吾《书品论》云：张功夫第一，天然次之，衣帛先书，称为草圣。锺天然第一，功夫次之，妙尽许昌之碑，穷极邳下之牋。王功夫不及张，天然过之；天然不及锺，功夫过之。羊欣云：贵越群品，古今莫二，兼撮众法，备成一家。若孔门以书，三子入室矣。

宋姚宽《西溪丛话》云：东魏大觉寺碑阴题“银青光